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二) ·

咬定青山不放松——中西医结合需要这样的情怀

吴伟康



吴伟康教授

1964 年第 12 期《中医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风格独特的文章——“八纲”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初探,引起了笔者极大兴趣,文章的作者是广州中山医学院(1985 年后更名中山医科大学)侯灿教授(后来笔者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他用西医学理论对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科学内涵作出符合逻辑的诠释。这些观点在 50 多年前

是十分新颖和富于启发性的,令读者对临床的一些问题多了一个视角观察。例如发热这是十分常见的临床症状,如果从西医的角度看,它是各种原因(主要是感染)引起的体温异常升高,侯教授从能量代谢的角度对中医“八纲”中的热证与寒证进行了原创性的理论探讨,并进行了初步的实验验证。侯教授认为寒证、热证可能是能量不足或热量过剩,是发病学的机体典型反应状态。这是我国医学界最早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中医寒证、热证所作的阐释。其后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明侯氏理论是正确的。侯教授的“八纲”病理生理学初探被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的杂志翻译刊行。侯灿教授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中西医结合著名学者之一,受他富于创新性学术思想的启迪,1980 年 7 月,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 3 年,笔者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攻读病理生理学硕士,导师就是侯灿教授。侯灿教授治学严谨,思路活跃,特别是对中西医结合的执着,潜移默化地感染了笔者。

中山医学院是西医背景很强的西医名校,侯教授顶着来自校外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偏见和歧视,迎难而上,以他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真知灼见在校内外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并赢得国内、外同行的尊敬。

1983 年,笔者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侯教授不断写信、打电话或在学术会议的场所将笔者介绍给众

多学术界的前辈。1982 年 5 月,笔者于上海邝安堃教授的家拜访了这位 80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他是内分泌界和中西医结合界的跨界学术翘楚。老人年逾八旬,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对中国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观点。谈话间他反复提到“做学术,不要只做人家做过的事情”,特别是“侯灿教授提出的‘八纲’寒、热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的观点很新颖,还没有其他人提出过”。此后在广州先后见到了从北京、石家庄来广州开会的陈可冀老师、李恩老师。在暨南大学李楚杰老师家中向他请教中药、针刺退热机制的研究。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王建华教授家中请教中药改善脾胃虚寒、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天津吴咸中老师的办公室里请教承气汤解决急腹症的有关问题。在上海的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上请教沈自尹老师肾阳不足、中药干预虚寒的问题。以上著名学者都是笔者亲自接触并聆听他们谆谆教诲的老师,他们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取得的令人景仰的辉煌业绩正激励年轻医学工作者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大胆探索,砥砺前行。正是以上包括侯灿教授在内的共和国第一代卓越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他们不懈追求,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学科。如今他们有的已届耄耋之年,有的则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世留馨。

2015 年 10 月 5 日对于中国科技界、中医药界、中西医结合界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屠呦呦教授的中西医结合青蒿素研究获得 2015 年诺贝尔医学奖,令全世界瞩目,她是获此殊荣的中国公民第一人。陈可冀院士蜚声医坛的“活血化瘀研究”为人类冠心病防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实践。吴咸中院士“通里攻下”治疗急腹症,取得令人折服的疗效。沈自尹院士“肾”本质的研究,王建华教授“脾虚证”的研究,李恩教授“肾主骨生髓”的研究,侯灿教授“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研究,李楚杰教授“中药针刺退热机制”的研究等都是中西医结合大师们不避艰险、殚精竭虑为中医药的振兴,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名垂青史的贡献。以上学者都是共和国医学界的宝贵财富。他们为民众的福祉,为共和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不避艰险、不辞辛劳,甚至忍辱负重,初心不改地在中西

两大医学体系间砥砺前行,探索最新科研思路,研究最优诊疗方案。70 年弹指一挥间,他们的辛劳付出铸就了令人钦佩的辉煌成就。

笔者被前辈们坚忍不拔的科学求索精神感动,从研究生时代起就立志要奉献于中西医结合事业。研究生时选题受到导师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启发。文革期间,侯教授下乡巡回医疗,他用针刺足三里快速解除了农民兄弟的腹痛。经过思考并征得导师的同意,笔者决定研究针刺足三里防治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对肾上腺皮质的反馈抑制。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被授予医学硕士学位,论文在毕业前发表在《新医学》1983 年第 5 期,这篇论文也是笔者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笔者研究领域有过多次调整,从内分泌到神经免疫到心血管再到肿瘤,但中西医结合方向和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始终未变。2013 年 6 月笔者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组到深圳福田人民医院出诊,遇到一位“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恶性肿瘤患者。患者曾先后在深圳人民医院、广州肿瘤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及武汉同济医院就诊,均诊断为“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建议子宫全切术。患者有生育需求,因此寻求中医治疗方案。考虑到患者生育需要以及家庭因素,建议先不要行子宫全切术,采用 PET-CT 定期检测加服用中药续贯疗法治疗。

患者从 2013 年 6 月 13 日开始接受中药重剂序贯治疗,2014 年 6 月 28 日停用,改为服用调经助孕中药。2015 年 8 月 13 日患者自行早孕试纸测验呈阳性,2015 年 8 月 15 日查血 HCG:45 728.00 IU/L,孕酮:28.57 $\mu\text{g/L}$ 。2015 年 8 月 21 日彩超显示,胚胎存活,约 7⁺ 周大小超声提示宫内早孕。患者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剖腹产下 1 男婴,重 6 斤 1 两,母子平安,婴儿健康。本病例未手术切除子宫及附件,不放疗、不化疗,只接受了中药重剂序贯治疗,其治疗效果良好,被多项客观指标所证实,未发现不良反应。

本病例是 1 例成功的中西医结合病例。首先,多个西医权威医院所作出的诊断一致,显然凭中医的望闻问切无法作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就治疗而言,西医一致认为治疗此病的唯一方法是手术切除子宫,但对于年青的已婚未育者是难以接受的。但这正好给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在评估临床疗效方面本病例采用了现代医学方法,如:每季度 1 次 PET-CT 定期监测体内肿瘤动态,同时测定血液肿瘤相关抗原,以及常规的化验检测,如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最后在不手术、不化疗、不放疗(患者本人不愿意接受这些治疗)的情况下,在综合运用现代医学技术监测、评估下,用纯中药成功控制肿瘤,并运用中药调经助孕的优势让患者成功怀孕,生下健康的儿子,如今这个儿童已 3 岁多。

通过这个病例再次显示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如果不用中医药治疗,术后或术后加放化疗患者虽存活,但身心必定遭受重创,保命尚难,谈何生育;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如病理学、影像学、检验医学等学科的支持仅凭望闻问切要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精准诊断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肿瘤的治疗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病情变化的观察,治疗效果的评价,以及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的监测等都离不开现代医学的技术方法。上述临床实践,再次显示了中医和西医在肿瘤防治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实现两者优势的有机结合,可以产生良好效果,其实患者最关心的就是疗效。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之一——实现中西医有机结合,尽可能追求更好的疾病防治效果,这正好契合了患者的心愿。

在中国,传承发展中医药有很多条路,中西医结合之路是不可或缺的路,当然这条路崎岖不平,蜿蜒曲折,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德高望重的陈可冀院士谈及中西医结合时曾经坚定地说:路再难,也该坚持下去。

(收稿:2019-08-01 在线:2019-09-09)

责任编辑:汤 静